



#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書後

——赤松德真時期西藏佛教二三事

談錫永

## 緣起

余於冬至前四日入關，修「普巴金剛法」。關課之餘，忽憶亡友張曼濤兄曾以饒宗頤教授「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一文見示，謂此文關係西藏佛教興革之歷史甚大，宜細讀之。饒文刊「崇基學報」第二期。及曼濤兄返台，余遍索此文竟不獲，不得已乃姑且置之。後此文已收入曼濤主編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七十九冊。書成寄來時，曼濤已生西矣。曼濤與余同年生，蓋未料其世壽如斯之促也。

書來後曾匆匆覽饒文一過，但覺尙有餘義，唯俗務紛繞，未遑細釋。今關課之餘，既念曼濤，於是乃發意取饒文細究，並發揮若干點如後。關中參考書籍無多，錯謬難免也。

## (一) 饒文之價值

「頓悟大乘政理決一卷」，敦煌所出，列伯希和曰 P. 4646，

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叙題「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撰」。法國漢學家戴密微教授 (Paul Demiéville) 殫十年心力，將此卷譯成法文，詳加注釋，於一九五九年刊行「Le Concile de Lhasa」一書行世。書出，國際佛學研究者始對本文涉及唐代西藏頓漸兩派之爭予以極大重視。

饒宗頤教授爲「敦煌學」著名學者，因取巴黎藏「伯希和本」與大英博物院所藏敦煌寫卷列 S. 2672 號 (新號六〇〇五) 對勘，將本卷詳校一過，並撰「序說」演述此卷所涉及之史實。愚見，饒文至少有四點貢獻——

第一、考出當日西藏延聘漢僧入藏說法之若干史料。

第二、考出「頓漸之諍」中主「頓門」者爲漢僧摩訶衍，其人爲北宗神秀再傳弟子，又事荷澤神會，故亦爲南宗六祖慧能之再傳弟子。與摩訶衍同時入藏弘揚禪宗者，尙有襄州法意。

按，前此有關入藏弘法之漢僧，僅依藏文對譯爲「大乘和尚

「(Mahayana Hoshang)」。蓋 Mahayana 意為「大乘」，蓋未知恰應對音譯為「摩訶衍」也。

第三、考出摩訶衍於藏土弘揚禪門對所歷各地。

第四、考出禪宗後期對「金剛經」與「楞伽經」並重。

凡此四者，皆有裨益於教乘史實。今撰本文，不過發揮饒文之剩義而已。

### (二)王錫一文之疑點

呂澂「西藏佛學原論」第二章「西藏佛學之傳播」，述赤松德真(呂依唐書作乞噶雙提贊王)時之佛教狀況云：

「然其時藏土佛學所遭窒礙不一而足，其尤甚者，內則漢僧之異說，外則神道之俗信也。漢土僧徒在藏講學較久，勢力頗盛，為之領袖者有大乘和尚。其人持說近似禪宗，以為直指人心乃得開示佛性，依教修行均唐勞耳。以是流於放逸，全無操持。此與寂護新建律儀之宗教適相乖反，諍論囂然，久莫能決。時寂護弟子蓮華戒繼續來藏，精通中道，雅善因明。於是藏王集眾，使兩家議論判定是非，蓮華戒陳詞破難，和尚無以應答，遂放還漢土。」

此段所述，近於史實矣，而猶未得備也。按王錫撰「頓悟大乘政理決」所記，則摩訶衍(大乘和尚)之辯難並非一敗塗地，反之，且曾以為「頓悟大乘」之「政理」(正理)，勝諸小乘，故特撰文以紀盛。

王文稱：「婆羅門僧等，以月繫年，搜索經義，屢奏問目，務掇瑕疵。我大師(引按：指摩訶衍)乃心湛真筌，隨問便答，若清風之卷霧，豁觀遙天，喻寶鏡以臨軒，明分象像。婆羅門等隨言理屈，約義詞窮……。至戊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詔命曰：摩訶衍所開禪義，究暢經文，一無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習。」

亦正唯得此詔命，摩訶衍始令王錫撰文述記此事。——王文

## 內 明 第一四四期 目錄

### 特載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並校記」 談錫永 3

### 譯稿

印度宗教之探索(續) 楊惠南 14

耆那教…… 無 Young Oon Kim 原作 11

### 轉載

南禪「頓悟」說的理論基礎(續完)…… 楊惠南 14

### 特稿

菩薩摩訶薩欲住十八空 智 銘 21

當學般若波羅蜜…… 智 銘 21

### 轉載

從原始佛教到華嚴宗(二)…… 霍韜晦講述 25

### 筆譚

談智者大師釋亦有漏亦無漏禪…… 智 銘 28

### 專論

「在家菩薩戒本」釋義(續)…… 子 明 32

### 佛教文藝

「神秘失踪的十八年」疑案…… 馮 馮 35

虛雲和尚(續)…… 馮 馮 40

### 佛教消息

…… 編輯室 44

### 畫頁

封面：明·鑿金無量壽佛像

面裏：宋·釋迦牟尼佛銅胸像

底裏：清·釋迦牟尼佛銅像

封底：清·無量壽佛銅像

：「小子非才，大師徐謂錫曰：公文墨者，其所問答，頗爲題目，兼制叙焉。因目爲頓悟大乘正理決。」（引案：「頗爲題目」疑乃「願爲題目」之誤。）

王錫所叙，恰與呂澂之說異調，然亦未可以呂說爲非。近人郭和卿譯出第五世達賴喇嘛之「西藏王臣記」，第五章「藏王赤松德贊及其繼承的一些王朝事記」，述藏王迎蓮華大士入藏，建桑耶廟後，迎請印度大德翻譯說一切有部律藏，又迎毗瑪那彌遮（即卑瑪那密渣，無垢友，又名無垢善知識）入藏宏「大圓勝慧」，蓮華生大士則宏「秘密金剛乘續部」。於此期間——

「西藏來了一位中原的和尙瑪哈雅那（大乘和尙），他說身語意所作善業，是不能成佛的。須得任何亦不作意，才能成佛。他傳授了這樣的修法，而把西藏許多人士都引入邪途。甚至到了藏王也難於判決是非的時候，才想起堪布菩提薩埵（引按，即寂護）過去所說的話，也就依堪布的話，派人前去迎請迦瑪那西那（蓮華戒）大師來到西藏，公開辯論「頓」「漸」之理，結果「頓門」失敗，大乘和尙被送回中原。藏王當衆下令，以後不得隨學和尙之宗。」

達賴五世所記，必爲事實，可證成呂澂之說，然則王錫一文所述，又復如何解釋耶？此固治西藏佛教史之疑點也。

### （三）關於赤松德眞生年之考訂

按，王錫文中，言摩訶衍於「申年」奉詔，謂其所教禪法「並非金口所說，請即停廢」。於是問難展開，至「戊年正月十五日」始得詔許復宣法。饒文引戴密微教授之說，以爲此申戊兩年應訂定如下：

申年——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戊年——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於此建立，愚意以爲未妥，蓋實應爲：

申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  
 戊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壬戌（七八二）

關於此點辯別，則與赤松德眞之生卒年份有所牽涉，蓋亦研究西藏史之另一重大疑點也。

饒宗頤教授引赤松德眞之生卒年份爲西元七二四至七九七，或係從塚本善隆之說。查七二四年爲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七九七爲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是則赤松德眞世壽爲七十四歲矣。考西藏諸史書，對赤松德眞之生年固多異說，然認爲其生於「馬年」（午年）則都無二致，是知西元七二四年生之說不實。

今將西藏諸家關於赤松德眞生年之說，表列如下，以便考察：

來源	生年
布頓佛教史說	西元七一八（戊午）
滾却倫主佛教史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曆書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青史說	西元七四二（壬午）
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說	西元七四二（壬午）
福幢藏王紀說	西元七九〇（庚午）

由表可知衆說紛紜，其相差竟達七十二年之巨。唯細加梳理，却亦未嘗無頭緒可尋。

藏人記曆，但以十二生肖記年，所以年份可誤，其生肖則必不誤，是故諸家皆以「午年」爲赤松德眞之生年，此固必合事實也。

然推尋藏王世系，赤松德眞實爲金城公主所生子。此事詳見於「西藏王臣記」。

考「新唐書」記金城公主於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離京出嫁，卒於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故赤松德眞生年，至遲不得爲西元七四一年以後。上表諸說，乃僅存七一八及七三〇兩說爲應理。

據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赤松德眞十三歲登皇位，二十歲始弘揚佛法。若依布頓，則登位之年應爲西元七三〇年，二十歲時爲七三七年，時其母金城公主尙健在人世。

唯據西藏各史乘，均云赤松德眞嗣位後，爲舅氏仲巴結把持，摧毀佛法，至其年長時始設計殺仲巴結，然後佛法得以復興。

赤松德眞既爲金城公主之子，則何來舅氏？此蓋亦有故。藏史云，方公主有孕時，藏王之朗廓妃亦詐稱有孕，並竊赤松德眞爲己子。后妃爭訟，王及大臣均莫能決。至爲王子行「能步喜會」時，藏王以金杯盛酒祝曰：「金杯滿盛此佳釀，我兒敬與舅族手，誰爲生母汝決定。」赤松德眞將金杯遞與參加酒會之漢人，於是與金城公主之名份始定。

以理推之，舅氏仲結巴者，殆朗廓妃之兄弟行。若金城公主尙健，當不致令朗廓妃族人可以毀文成公主所奉之釋迦像，且將拉薩神變寺闢爲屠場也。而諸家藏史，於赤松德眞毀佛興佛之際，均未提其生母金城公主一筆，若其一無舉措者。若定赤松德眞生於七三〇年，始弘佛法時爲七四九年，則金城公主於其登位前一年已逝，此則較合情理。

據此推論，宜定赤松德眞生年爲西元七三〇年，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爲妥。

抑且尙有二旁證可佐成此說：

「藏王紀」其實亦定赤松德眞生於庚午，不過誤遲一甲子耳，所以看似大謬。惟其亦必有「庚午」之證，始寧誤遲一甲子亦不遷就「戊午」「壬午」之說，此可爲佐證之一也。

「西藏王臣記」引巴窩朱納「勇士經鬘」：「藏王牟尼贊波

是在他的父王年滿三十四歲時，歲次壬寅年生的。」由壬寅逆推三十四年應爲己巳，此說實不應理，故爲五世達賴所斥。然己巳不過與庚午相差一年，若云牟尼贊波於赤松德眞三十三歲時生，即見若合符節。藏人年歲一若漢人，習慣以虛齡計算（此余親聞於敦珠寧波車之二千金者），故巴窩朱納於推算間偶然失誤耳，要之，終不失爲「庚午」說佐證之二。

#### （四）關於申、戌年之考訂

赤松德眞生年既定，乃可從而定其卒年。此諸家所說亦復紛紜。唯稱其卒於辰年則一致。五世達賴謂其卒於西元八〇〇年（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庚辰）。余撰「西藏密宗編年」，則據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之「努青生遮野些（努佛智）傳」，定赤松德眞卒於西元七八八年（唐德宗貞元四年戊辰）。

努青生遮野些（努佛智）爲寧瑪派前弘期主要人物，亦爲蓮花生大士及啤嗎拉密渣（無垢友）之三傳弟子，其出生早有授記，故史料可靠。今試將有關赤松德眞生卒兩說排比觀察：

來源	生年	卒年	世壽
五世達賴喇嘛說	七四二（壬午）	八〇〇（庚辰）	五十九
敦珠寧波車說	七三〇（庚午）	七八八（戊辰）	五十九

二說之年份生肖吻合，世壽亦吻合，僅彼此相差十二年而已。既知五世達賴所定生年誤推遲十二年，則自以採赤松德眞生於西元七三〇年，卒於七八八年之說爲長。

今試回視本題，王錫於文中稱。摩訶衍自「申年」奉詔廢禪，迄「戌年正月十五日」復奉詔可以宣講，此申、戌二年究應爲何年耶？

若按法戴密微教授之言，訂爲西元七九二及七九四年，則是時赤松德眞已逝，當不應理。故愚意仍以推前十二年，定爲西元七八〇及七八年較長。

或難：何以必知摩訶衍所言之藏王爲赤松德眞？

則此於王錫之文中已確言之矣：「粵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眞筌……交聘鄰邦，大延龍象。曾於五天竺國請婆羅門僧等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淨域，互說眞宗。」相繼聘印度大德來藏，蓋赤松德眞之事功也，故知此「聖贊普」別無二人。

然於此尚有餘說。饒宗頤教授據王錫文有「臣摩訶衍言，當日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遠追開示禪門」等語，故乃釐考唐時吐蕃陷沙州之年份。

據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三十節附表，沙州陷於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岑氏所據爲「元和志」，蓋不信「新吐蕃傳」及羅振玉推定沙州陷於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年）之說。

饒宗頤教授據「佛祖統紀」四一云：「建中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說法教化，歲一更之。」於是疑曰：「如申爲建中元年庚申，時方罷禪學，何得於建中二年，漢廷派遣僧象良琇輩赴蕃講學耶？」以此疑點，饒氏乃調和岑仲勉、羅振玉及法人戴密微之說，以爲建中二年沙州僅陷壽昌一縣，沙州全陷則爲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事。

摩訶衍以七八七年奉詔「開示禪門」，以七九二年奉詔廢禪，事固合理。然據余見，申年廢禪殆係瓜州陷下以前事，及至西元，赤松德眞「遠追令開示禪門」，摩訶衍始於訟割一地奉詔，然後返邏娑（據饒考，即在拉薩大昭寺）開講，其後又講於章碓（據饒考，即在昌諸寺），殆猶係奉勅特許宣講，尙未許普弘，蓋或有考核之意。故仍於邏娑及勃磾漫（據饒考，即在扎瑪桑窩寺。引按，今通作桑耶寺）作數月問難，然後成年始許普弘。

據此推斷，正合吐蕃於西元七八一年陷瓜州之說。茲據王錫文中引摩訶衍上赤松德眞表，編定年表如下，以清眉目，詳說則

見後文：

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庚申

赤松德眞下詔廢禪。

摩訶衍上表請與「小乘議論」。

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辛酉

瓜州陷。

赤松德眞追詔至令摩訶衍於邏娑講禪，後又許於章碓開講。

唯問難仍舊，盤詰數月，此時猶未令摩訶衍開法。

唐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壬戌

正月十五日，赤松德眞始詔許道俗聞禪法。摩訶衍又上第二表。

如此則史實均燦若列眉，可釋「瓜州降下」年份之疑矣。

然則，何以赤松德眞於建中元年庚申廢禪，復於二年遣使請漢廷派高僧入藏耶？愚意以爲摩訶衍等三人，蓋係由赤松德眞直接迎請，一如迎印度諸大德例，非向朝廷請遣者也。寂護爲印度中觀名家，蓮華生及無垢友二師爲金剛乘上座，早已名動藏土（見「西藏王臣記」），故藏王慕名迎請，而名下固無虛士。若摩訶衍等，其禪法雖受攻訐，唯赤松德眞終慕漢土文化，故於廢禪後仍遣使漢廷請派高僧，此固亦可能之事。漢廷雖派良琇、文素，第以瓜州戰事漫延，應未入藏，故於赤松德眞朝，對西藏佛法有影響之漢僧，實唯摩訶衍等二三人耳。

### （五）摩訶衍辯難始末

關於摩訶衍入藏後之事功，據王錫文則可列舉四條如下：

一 「皇后沒盧氏，一自虔誠，劃然開悟，剃除紺髮，披掛緇衣，朗戒珠於情田，洞禪宗於定水，雖蓮花不深，猶未足爲喻也。」

二 （皇后）「常爲贊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卅餘

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

三 「又有僧統大德寶真，俗本姓鴉禪師，律不昧於情田，經論備談於口海，護持佛法，倍更精修，或支解色身，曾非燒動，並禪習然也。」

四 「又有僧蘇毗王嗣子須伽提，節操精修，戒珠明朗，身披百衲，心契三空。謂我師曰：恨大師來晚，不得早聞此法耳。」

上來四項，不知爲庚申以前，抑爲壬戌以後事，然亦可以加以考訂。

考西藏諸家史乘，多許蓮華生大士於丙午（唐代宗大曆元年，西元七六六年）建桑耶廟成，翌年丁未，即有「舍美七人」事，爲西藏人出家之始。關於丁未此一紀年，蓋諸史乘所共許者也。

據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一文稱：「丁未年，迎請印度說一切有部的十二位比丘到藏，以靜命論師（引按：即寂護）爲親教師，開始度西藏人出家受戒。第一次出家的有七人……稍後，復有官民子弟三百餘人出家受戒（下述廣開譯場事，從畧）……：在這同一時期中，又請密宗大德法稱論師，傳授瑜伽部金剛界大曼荼羅等灌頂；請迦濕彌羅國的勝友、施戒等大德，傳授戒法；並請漢僧傳授參禪修定。在這個時期，可以說對於整個佛教盡量吸收，不論大小、顯密、禪教、講修，兼收並容，盛極一時。」

據此，則由丁未至庚申之際（七六七——七八〇），首尾十四年，其爲摩訶衍輩開宏禪宗之期歟。若然，則皇后剃度，王臣夫人出家等四項，或皆此十四年間事矣。蓋庚申後反覆詰難，壬戌後摩訶衍立足未定，應無如此盛事。

當時攻摩訶衍者，蓋爲說一切有部諸師，觀王錫所記表文可知。饒宗頤教授將蓮花生大士亦列入小乘，則偶有失檢矣。大士爲印度後期弘大乘密宗之重要人物，其學以中觀爲主，且偏於應戒師說；兼且藏王待之以國師之禮，自無攻訐摩訶衍之理。意

者，禪宗「直指人心」，不修六度諸善，故乃與重事相之說一切有部杆格不入。觀王錫引摩訶衍上赤松德真第二表稱：「摩訶衍聞，奏爲佛法義，寂禪教理，前後頻蒙賜問，餘有見解，盡以對答；其六波羅蜜等，及諸善要修不修？恩勅屢詰。兼師僧官寮亦論六波羅蜜等諸善，自身不行，弟子及餘人亦不教修行。諸弟子亦學如是。」乃知當時攻訐摩訶衍者，蓋以攻其本身不修六度亦不教弟子修六度爲口實，故赤松德真乃致屢下救詰問。庚申廢禪，蓋與此有絕大關係。

王錫文中，盡錄摩訶衍答難諸義，及前後上藏王諸表。於答難第一分中，問者屢難以獨離妄想焉得成佛？六波羅蜜及諸法門要不要？若言「無想」成佛，則無想天人何以未成佛？摩訶衍惟引般若、楞伽、思益等經答之，終不愜印度有部諸師意，故摩訶衍乃上表藏王，茲將其主旨摘錄並申義如下：

「般若真宗，難信難入，非大智能措意（引按，疑奪一字，應作：非大智安能措意），豈小識造次堪聞。」

此蓋直斥印度有部諸師爲「小識」者矣。唯當時答難，係由印度有部諸師表陳藏王，然後由藏王頒勅詰問，摩訶衍則上表答辯，必如是輾轉費時，王錫文中始得稱「婆羅門僧等，以月繫年，搜索經義，屢奏問目，務掇瑕疵。」

唯當時印度有部諸師，必有倡議當面詰難如五天竺例者，故摩訶衍表稱：「況臣老耄心風，所說忘前失後」，又謂「是知居士，默語吉祥」，此蓋推搪之辭也。表復云：「若須詰難，臣有上足學徒，且聰明利根，復後生可畏，伏望允臣所請，遣緇俗欽承。」則蓋欲以徒自代。——據饒氏考，摩訶衍是時已年逾八十，故自稱「老耄心風」。於摩訶衍舉以自代之「上足學徒」，余則疑爲即與彼同抵西域之「達摩麼低」（唐云法意，饒氏以爲即襄州法意），故摩訶衍於後表文中及之。

此第一表，有「六月十七日，臣沙門摩訶衍表上」之句，未署年份，唯疑必爲辛酉年，蓋庚申年廢禪，反覆辯難，稽延至翌年六月，未足怪也。

表上，藏王似仍許摩訶衍以文字答難，故又諸問紛拏矣。難者以因喻，謂解脫貪瞋癡如開鎖、脫枷、解縛，各有法門，倘僅覆以衣裳，雖目下不見枷鎖縛等，其人終不得解脫。此以禪宗之直指爲以衣覆枷，問亦陋矣，宜乎爲摩訶衍舉「涅槃經」，斥其爲第二重邪見。以後所問益見枝蔓，總不離破「無心想」相，摩訶衍舉「楞伽」之「念念離妄想，念念即解脫」，但從用邊作答，便將有部師輕輕破却。於是摩訶衍乃曰：「一切衆生根機不同，譬如小泉流入大海，伏望聖主，任隨根機方便，離妄想分別，令入於無二勝義法海，此亦是諸佛方便。」

復上表云：「當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家人共問禪法，爲未奉進止，罔敢即說。（引按：追詔未達即不敢講，可見仍爲廢禪期內事。）後追到訟割，屢蒙恩主詰訖（引按：由是知第二次答難，有部份係追救至訟割地詰問者。）却發遣赴邏娑，教令說禪；復於章磋。及特使（使）邏娑，數月盤詰，又於勃魯漫尋究其源，非是一度（引按：因知摩訶衍輾轉各地，於邏娑、章磋僅是奉勅試講，其答難仍未了也。以時推之，此則應爲辛酉年底事，蓋諸事均發生於六月十七日上表之後）。陛下了知臣之所說禪門宗旨是正，方遣與達摩摩低同開禪教，然始勅命頒下諸處，令百姓官寮盡知（引按：此則言壬戌年正月十五日詔書許開禪法事）……（下畧）」

上來所引，與前節所擬年表，若合符節。

唯壬戌年雖許開法，事仍未了，故摩訶衍又有表上。

表云：「摩訶衍聞，奏爲佛法義，寂禪教理，前後頻蒙賜問」云云（已見前引）。可推其於壬戌年許可開法後，仍有以不教修六波羅蜜及諸善攻訐者，摩訶衍乃表上赤松德真釋疑。

表復云：「摩訶衍一生已來，唯習大乘禪，不是法師；若欣聽法相，令於婆羅門法師邊聽。摩訶衍所說，不依疏論，准大乘經文指示。摩訶衍所修習者，依大般若、楞伽、思益、密嚴、金剛、維摩、大佛頂、華嚴、涅槃、寶積、普起三昧等經，信受奉行。摩訶衍依止和上，法號降魔、小福、張和上、唯仰、大福六

和上。」此段示一己之師學傳承修習，所以取信也。

表又云：「自從聞法已來，經五六十年，亦曾久居山林樹下。出家以來所得信施財物，亦不會儲積，隨時盡皆轉施。」此段叙一己修禪及布施事，正針對不修六波羅蜜及諸善行之謗。

表既上，或暫告相安無事，故摩訶衍始囑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決」，記前後答問及上藏王各表，所以彰事功也。

上來各事，蓋皆發生於蓮華戒入藏以前。如達賴五世所記，「甚至到了連藏王也難於判決是非的時候」，始迎蓮華戒入藏，「公開辯論頓漸之理」。

蓮華戒爲寂護弟子，寂護之學，主中觀而融通唯識，故蓮華戒亦通達因明，且五天竺以詰難爲道場常事，料想摩訶衍即因是而致敗。

尋釋王錫文中摩訶衍諸答，唯依空宗經說「無想」，若與中觀家辯，中觀家固善破「自性有」與「斷滅無」，且龍樹之學，以如如法性爲勝義諦有，則「無想」之說易破可知，摩訶衍乃由是被遣返中原。

### （六）沒盧皇后鑄鐘事

摩訶衍雖返中原，而其影響於藏土蓋未全絕。饒氏文中，引沒盧皇后鑄鐘事，亦可作爲佐證。饒氏云：

「西藏 Tantup 廟有大鐘，G. Tucci 與 H. E. Richardson 皆曾至其地調查。此鐘乃功德主皇后 Jo mo byan chub 爲（其子）棄獵松贊（Khri lde sron brtsan）（七九八—八一五）引按：此有誤）祈壽，鑄鐘者爲唐國和尚「Rin cen」。」

饒氏考云：

「又鐘銘之功德主皇后 Jo mo byan chub 蓋即棄松德贊之皇后。王統鏡：棄松贊皇后一人 Hbro bzah buan chub bstan。」

「桑窩寺鐘銘：皇后國母 Jo mo rgyal mo btsun yun。即鐘

銘之 Jo mo byan chub。據王統鏡正爲 Hbro 氏，即沒盧氏。」  
「王錫謂『皇后沒盧氏皈依大乘』；即從摩訶衍披剃， Rin  
cen 爲其鑄鐘也。」

饒氏所考甚是，鑄鐘者確爲赤松德眞之后。據敦珠寧波車  
「西藏古代佛教史」及達賴五世「西藏王臣記」，均記后名「楚  
榜薩」（譯澤綉薩），此即爲“*Brah buan chub*”三字之對音，  
較王統鏡畧去 Hbro 之氏稱及 *bstun* 尊稱二字而已。

以此推校，*Tanturup* 寺鐘銘之功德主皇后 Jo mo byan chub  
，正爲赤松德眞之后。然疑饒說亦有小失，蓋鑄鐘之年，應在皇  
后披剃以後。今試畧說其故。

據「西藏王臣記」及「西藏古代佛教史」，赤松德眞唯皇后  
澤綉薩生三子，長名牟尼贊波，次名牟汝贊波，幼名牟底贊波。

赤松德眞圓寂，長子牟尼贊波繼位，以一年間於桑耶寺舉行  
四次大供養法會，其中三次平等布施食物牲畜與平民，故僅在位  
一年零七個月，即爲其母毒死。

次子牟汝贊波繼立。唯於赤松德眞生時，牟汝贊波曾殺死香  
大臣之子，經廓大臣以「三威」與「三和」相濟的審判法判決，  
處王子以流刑，然後迎回拉薩。以此宿怨故，當牟汝贊波甫登王  
位，即被香納朗所殺。

於是王位乃由幼子牟底贊波繼立，其時方年四歲。以年稚故  
，時對諸大臣瞌睡，故諸大臣名之爲「色那勒敬雲」（意爲「歪  
頸善睡王」）。

據「布敦佛教史」，自赤松德眞以下王統，爲牟尼贊波，傳  
赤德松贊。「青史」則爲：牟尼贊波，傳朱采贊波，再傳赤德松  
贊。此間差別，僅爲次子牟汝贊波之出入。因知牟底贊波之王名  
，實爲赤德松贊（*Khride Sron bstan*），即皇后鑄鐘爲其祈壽者  
也。

赤松德眞卒於西元七八八年，牟尼贊波卒於七八九或七九〇  
年，牟汝贊波未登位，赤德松贊旋即繼位，故其繼位亦應在是年  
。竊疑是年前後，亦即沒盧皇后鑄鐘之時。

關於沒盧皇后，「西藏古代佛教史」稱：「王后楚榜薩，思  
想行爲均極乖謬，對班知達與羅渣華等高職位者備致摧殘。」恐  
此蓋沒盧皇后格於教派之見，左袒其師摩訶衍，以致對論師（藏  
云班知達）及譯事（藏云羅渣華）不滿。

又關於其毒殺親子事，則亦或有教派成見在。牟尼贊波四次  
大供，屬六波羅蜜中的布施，沒盧皇后既宗禪門，而未會通達要  
義，於此自不無耿耿。

既毒殺長子，次子又被殺，則碩果僅存者唯此稚齡幼子，窮  
則呼天，於是沒盧皇后乃鑄鐘爲幼子贊波祈壽矣。皇后雖曾披剃  
，亦一婦人耳，固無足怪也。然此亦爲摩訶衍始料所不及。

唯皇后之行事，影響其後西藏佛學發展甚大。藏人既不是其  
爲人，恐因此對漢土之大乘顯教存在偏見。故遣摩訶衍後未聞復  
有迎請漢僧之舉，於是藏土乃唯無上瑜伽密是尙，無爭勝者矣。

至爲沒盧皇后鑄鐘之「漢僧 *Rin chen*」，饒文云，其義爲「  
寶」，甚是。然不知爲王錫文中所指之「僧統大德寶眞」否？若  
然，則猶爲藏僧也，不過修大乘禪門與沒盧皇后爲同門者耳。

## 結 語

於關課之餘屬草此文，以難一貫思索故，文意難免支離。饒  
宗頤教授文爲三十年前舊作，愚今日檢出重論，所能發揮者實亦  
無多，此則限於學殖者矣。要之，能論定者尙有二三事，皆與赤  
松德眞弘法前後有關，此亦或可作研究西藏佛教及漢藏文化交通  
史者之一助也。

竊自思念，閉關意在潛修，今則仍耽紙筆，實大違本意，於  
是乃發願此文成後，於關中更不拈管，且成回向偈以結本文——

稽鉤古史乘 知非解脫道 習氣未能除 益滋我愧慙  
唯念敦珠師 會著古教史 福德法幢師 四年董譯事  
我今步其武 亦應無大過 若能生功德 悉向師回向

（癸亥冬至前一日至冬至後三日圓滿）